



周丰峻

Zhou Fengjun

**周丰峻** 防护工程专家。1938年7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黄县。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洛阳水利工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防护工程领域的研究工作,对于爆炸效应试验、核爆炸理论计算以及抗冲击效应模拟和岩土防护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对防护工程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持开展了防护工程发展目标研究和防护工程技术专著编著工作,为防护工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常规武器爆炸效应的模拟理论研究。获全国科技大会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三等奖各1项,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的成长历程

我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童年一直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这使我有机会亲近大自然,春天的时候可以爬到20米高的树上采集榆钱,夏季到了就去山林中采集蘑菇,而秋季那是丰收的季节,可以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中收集散落在地上的麦穗、圆白菜根和土豆。记得一次春节之前,到远方芦苇地的冰面上去割柴草,以备春节期间取暖做饭用。不料,随风而至的噼啪作响的声音吸引了我,抬头看,在不远的地方,已经是一片火光。母亲说:“柴草和推车不要了,走人要紧。”我说我跑去看一下再说,挣脱

了阻拦,我发现火势不是跳跃的,而是连续推进。我告诉母亲,我们跑得比火快得多,马上走来得及。这次童年的观察和判断使我保住家里一件重要的财产,过了个快乐的春节。

童年时代也有苦难的记忆。1945年初,我开始上小学,那时的东北还处在日本铁蹄之下。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去学校,清早全校列队,面向东南方向,对着日本国旗狗哈腰一麻斯(敬礼)。我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必须一定要这么做。1945年8月,终于迎来了东北光复的一天,我和邻里的同学小朋友欢快不已,到我们没去过的地方游玩,也到了日本军营和日本人原来聚居区去观看。我们发现了许多小东西很好玩,小瓶子、小罐子、小铁盒子。母亲责骂我,让把日本人东西全部扔掉,我照办了。第二天就听到了惊人的消息,邻居同学曹静波在打开小铁盒的时候,一团火突然蹿到天棚,奇怪是火扑不灭,用扫把扫,扫把也燃烧,直到把大半个天棚剪裁下来,埋到地里,火还在烧。远处的同学更惨,把手炸掉了。还有同学对河水浅滩中看到发亮光的東西很好奇,去踢了一脚,这发亮光的一团东西就粘在他的脚上,继续在燃烧,灼热感使他疼得大叫起来,后来整个脚面落下了永远的大伤疤。我不明白,日本人回自己国家去之前,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这些幼稚单纯的孩子。

50年代上中学,几何学中的西摩松线,物理学的回环运动,三角测高和化学测真空度实验,都深深地吸引了我,求知的渴望使我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费又去买了《在汽车驾驶员旁边》那么一本书,爱不释手,居然上课时还在回味和联想。突然,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茫然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代数老师提了什么问题。老师说送你一只“小鸭子”,记了个2分。课外书也看不成了,课程还是要学好,听老师的话毕竟是对的。26年后,终于有了开车机会,司机班长看我开得挺稳当,问在什么驾校学的,我告诉他是书本上学的。有兴趣,用心学书,什么都能学会。

大学的学习生活和中学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靠自身的领悟,细致的反刍和自主的进取。我有喜欢思考的习惯,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要求。清华大学倡导学习和工程实践相结合,我们在1959年来到三门峡水电站实习,喧嚣的工地,巨大的缆索吊机,使我开阔了视野。但是事情远非那么一帆风顺,主电站厂房的两半分立的水轮发电机迟迟不能安装,原因是苏联专家已经撤走,没有人会进行大面积接触焊接,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这对我触动很大,中国受制于人不行,国家必须自立自强,没有关键技术作为支撑,不把发展科学技术的本领学到手,理想永远不能成为现实。奋发努力自强不息必须成为一代青年的座右铭,不断激励自己前进,才会成为对于国家建设发展有用的人。

60年代初,我开始投入到防护工程研究中来,三峡工程的安全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刚出校门投入到这么重大的工作中,实在是分不清东南西北,所幸的是有前辈力学家的指导和本系统专家和老师的带领。郭永怀先生对于洪水波和冲击波的启蒙讲座,郑哲敏先生对于冲击波特性受制于环境影响的精辟阐述,采用抓住介质主要力学特性,果断解决应力波传播机理的理论方法使我大受教益。本系统的老师们也各有特点,或是力学造诣很深,或是工程结

构知识渊博,或是将机电力学综合运用量测技术之中,以获取前人从未测试到的数据。王承树老师的严谨治学方法,王如芝老师的忘我事业心,修学纯老师的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使我不但从他们那学到专业知识和理论方法,也学习了他们的品质和为人。

受到大家深深爱戴的王如芝教授,一生热爱科技事业,把科学研究当成自己的第一需要。我跟随她工作35年,看到的是她终年不停奔波于山区试验室和大漠工地,指导一批又一批的年青干部成为科技骨干。为了节省科研费用,她经常不买卧铺票,却买了科技影印书送给我们这些青年人看。为了全程跟踪试验研究,她宁愿天天和周围同志在一起,她一家分居三地竟达40年。有一次,机关派车送她回自己家去,家就在北京槐树岭,院内正在修路,她居然找不到自己家的位置,送行同志问了别人才把她送到自己家中。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后深受感动,王教授育人的爱心无人能及,为了科技事业所达到的忘我境界,是传授给我们的最大精神财富。

建设要发展,民族要挺立,国家要强大,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科技事业,才不会辜负前辈科学家和专家、老师们的殷切期望。